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48
25 Octo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四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西班牙）

一 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39〕（续）

下面各位发了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赵紫阳先生

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朗伊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政府特使爱德华·阿·谢瓦尔德
纳泽先生

法兰西共和国对外关系部部长、总统特使罗朗·迪马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4285/A

上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39（续）

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主席：大会将首先听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的发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里根总统：承蒙大会允许我在联合国这次纪念会议上发言，我表示感谢。

四十年前，世界苏醒了，人们可以大胆相信，仇恨的牢锁终于被打碎，和平的火炬将在自由的手掌中安然受到保护。

四十年前，世界还在向往着天真的美梦，怀着纯洁的信仰相信种种理想。对信仰之美梦是值得做的，但在过去四十年里，有多少美梦遭到破灭，有多少承诺未被履行，有多少生命被牺牲掉。痛苦的真理就是，使用暴力来获取、行使和维持权力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是一种顽强的现实。

《联合国宪章》所展示的前景，即“使人类后代免受战祸”，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它还在激励着我们的心灵，温暖着我们的心房。但它也要求我们采取一种坚实、清醒和处之泰然的现实主义态度，即要认识到组成联合国的国家并不联合。

今天早晨我到联合国大会来，一心想着和平，想着要确保使我们中有些国家间的分歧不致转化为公开的冲突。我到这里来，代表我自己的国家提供一个新承诺，一个新的开端。

在联合国这次纪念会上，我们承认联合国有好多成功之处：朝鲜战争期间的果断行动；谈判达成了不扩散条约；有力支持非殖化；以及联合国负责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所取得的有口皆碑的成就。

但我们也不能闭眼不看联合国的许多令人失望之处，如：未能解决真正的安全

问题；通过臭名昭著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即种族主义”决议这种全部颠倒的道德观；把许许多多机构搞成政治化；还有把好多资源都滥用掉。

联合国是一个政治机构，而政治是需要妥协的。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我们应记住，从一开始，就有一颗指路明星照亮着我们通向联合国和平与进步前景之路，这就是自由之星。

四十年后，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希望能够说：我们是自由的人，配得上享受自由的人，坚信“自由不是少数人的唯一特权，而是上帝所有子孙普遍的权利”。

这就是1948年所提出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是美国向望眼欲穿的世界所高高举起的庄严的火炬。我们倡导自由，不仅仅是因为自由是实际而有益的，而是因为它在道义上是正确和正义的。

自由的人民其政府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之上。自由的人民不向邻国发动战争。自由的人民享有经济上的各种机会，受到尊重个人尊严之法律保护，他们不会被驱使去统治别人。

我们坦然承认美国远非尽善尽美。但是，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认真努力履行着我们对《宪章》所负的责任，我们对为和平所作的贡献感到民族的自豪。

我们对四十年来帮助避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感到自豪，对结成同盟保护和保存我们自己及我们的朋友免遭侵略感到自豪。我们对戴维营协议和我们为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感到自豪，这些努力已牢固地载于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及第338（1973）号决议中；我们对支持遭受外来恫吓的巴基斯坦，援助萨尔瓦多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响应格林纳达的我们加勒比朋友的呼吁，以及今天在这里看到格林纳达代表按照其人民的意志投票等感到自豪。我们对我们为裁减战争武器所提出的建议感到自豪。

我们提出这些历史是为了证明我们目的之真诚。但是，今天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谈谈在这二十世纪的最后岁月里为要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和平及更文明的世界我们国家建议要做的事。

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美国和苏联之间有着深刻而恒久的分歧，我们这些话是基于简单明了的事实。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在这里，人民是统治者。我们没有建造围墙，把他们禁闭起来，也不设立警察制度，把他们的口封起来。我们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在外国占用的唯一土地是我们的英雄们安息墓地。人们称之为“西方”的，是各自由国家的自愿结合，这些国家都极其珍贵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深爱自己的信仰，但我们并不强迫别人也抱有这种信仰。

我们享有这些广泛的自由，而独裁制度却设立种种限制，竭力想控制每一个组织和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控制他们表达自己的信仰，控制他们的行动和他们与外界的接触，这就使我们很难理解了。我们很难理解这样的意识观念，即武力可以作为推广政治制度的途径。

我们美国人不能接受的是，政府对其人民的生命竟操有生杀之权以及任何一个国家对其意识形态问题都享有使用武力的历史权利。这种关于人性及政府应受的各种限制的信念是我们与苏联之间深刻和恒久分歧的核心问题，这种分歧自然使我们彼此发生冲突和竞争。

现在，我们愿热烈地欢迎开展一场真正的思想竞争，欢迎开展一场经济实力及科学和艺术创造性的竞争，说实在的，我们欢迎开展一场争取世界人民善意的竞赛。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使用武力和颠覆手段来巩固和扩张极权主义的领地。

下个月戈尔巴乔夫和我要在日内瓦会谈，我希望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将出现一个新的开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本着和平解决我们之间分歧的精神进行会谈，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消除分歧的唯一途径就是要理解这些分歧。对危险何在以及和平在哪里遭到破坏的问题我们必须进行坦率和全面的讨论。记住，不要弄错了：我们公开而大力竞争的政策是建立在现实地看待世界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日内瓦，我们应该检查造成目前不信任状况的原因。

例如，1972年国际社会通过真诚谈判，达成了一项禁止生物和毒气武器的协定。1975年，我们谈判取得了关于人权和自由的赫尔辛基协定。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和苏联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关于战略武器的协议。但，我们认为，在日内瓦我们必须与苏联讨论我们所认为的对所有上述协定一些条款的破坏行为。真的，我们利用这次机会通过面对面的会谈来陈述我们之间的分歧，以坦率谈判取代愤怒和紧张，其重要性也就由此可见了。

美国从来都不是仅仅为了弥补分歧而寻求达成条约。我们仍然认为，核战争是打不赢而且也决不能打的战争。因此，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寻求而且将继续在日内瓦讨论对这些进攻性核武器的庞大武库进行彻底、公平与可核查的裁减。

在目前进行的最近一轮日内瓦谈判开始时，苏联提出了一项涉及数量的具体建议。我们正在认真研究苏联的反建议。我认为，在他们的建议之中有我们应该加以培育的种子，在今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将寻求建立一个真正平等交换的进程。

美国也在寻求同苏联在日内瓦讨论进攻性系统和防御性系统之间的重要关系、包括讨论是否有可能逐步实现一个在其中防御发挥日益重大作用的更稳定和更安全的世界。

弹道导弹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可怕的威胁性和破坏性武器。因此，我欢迎苏联新领导人对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关心。我们最终必须从地球的表面彻底消除这种威胁。在此之前，美国将努力进行研究和试验，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地抵消这些弹道导弹的威胁、并最终废除弹道导弹，以此来摆脱相互恐怖的束缚。

如果其它国家的首都得到保护，莫斯科怎么会受威胁呢？我们并没有要求其国家在战争中受到深重灾难的苏联领导人让苏联人民在外国进攻面前毫无防御能力。可是，他们为什么坚持要我们没有防御能力呢？其实，苏联的研究是十分先进的，如果西方研制出一种不会威胁人类而只会遏制弹道导弹的非核系统，谁会受到威胁呢？

如果能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废弃这些导弹、如果努力保护各自城市和公民的西方和苏联科学家能够消除几十年来象阴影一样笼罩在我们星球上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如果有一天能够在外空堵住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通道，那么这个世界肯定可以睡得比较安心。

如果历史注定我们在军事方面进行竞争以维持和平，那么就让我们在维护我们社会的制度方面竞争，而不是在能够摧毁我们双方以及连同上帝创造出来的大部分东西的武器方面竞争。

大概在十几年前，当时的柯西金总理就被问及暂停部署一个反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苏联官方新闻社塔斯社在报道他的回答时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防止进攻的防御性系统并不是军备竞赛的根源，而是防止人民死亡的一个因素……反导弹系统也许比进攻性系统花费更大，但是，其目的不是杀人，而是保护人类生命。”

保护生命。和平的最根本目的莫过于此。我们面前出现了巨大的障碍，但是阻止不了我们。和平是上帝的诫命。和平是走在美德之路的人们投下的神圣的身影。

但是，正如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和平一样，我们当然也知道什么不是和平。

以镇压为基础的和平不可能是真正的和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管理自己的政府的时候，和平才是稳定的。

以分裂为基础的和平不可能是真正的和平。简单地说，欧洲大陆持续和长期的分裂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分隔和不信任的高墙必须让位给进行更广泛交流的开放世界。在启程前往日内瓦之前，我将为实现这个目标提出新的建议。

以相互惧怕为基础的和平不可能是真正的和平，因为把我们的未来建筑在岌岌可危的恐怖平衡之上是不行的。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安全平衡。

最后，以对动乱视而不见为基础的和平不可能是真正的和平。即使破坏被遏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冲突的后果也同样是悲剧性的。

真正的和平是我们寻求的和平。因此，今天美国提出一项解决日内瓦中心问题——即非洲、亚洲和中美洲区域冲突问题——的倡议。

我们的立场很鲜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殖化带来如此之多的新兴国家的时候，作为新世界中的最古老国家和第一个反殖大国，美国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一向支持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自1945年以来我们提供了三千亿美元援助其它国家的人民；我们一直努力帮助友好国家政府反对侵略、颠覆和恐怖活动。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到苏联领导人表达了类似的和平愿望。我来到这里不是质问他们发表言论时的诚意，但是，难道审视一下历史的记录不是也很重要吗？

在阿富汗，11,800名苏联军队正在进行反对阿富汗人民的战争。

在柬埔寨，苏联支持的140,000名越南军队正在进行一场占领的战争。

在埃塞俄比亚，1700名苏联顾问及以2500名古巴军队正在参与军事策划和支持行动。

在安哥拉，1200名苏联顾问以及35,000名古巴军队卷入了策划和指挥战斗行动。

在尼加拉瓜，现在约有8000名苏联集团和古巴的人员，其中包括3500名军事和秘密警察人员。

这些冲突中有些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但所有冲突都是起源于局部争端，而且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强制推行外来意识形态的恶果，是分裂国家以及扶植从上台第一天就同自己的人民作对的政权的恶果。在每一个例子中，马列主义同人民之争都变成了同邻国之争。

这些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类生命损失，造成了向边界之外蔓延的危险，而且引起了十分危险的对峙。有什么地方能够比在联合国这里提请人们注意《宪章》第二条更加恰当的呢？这一条款要求会员国“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些战争起了较大的作用，在我国引起了对苏联政策目的的怀疑和紧张状态。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的另一原因。

去年，我在这个讲台上建议美国和苏联就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认为仅仅进行会谈还是不够的。因此，我们现在建议并全力支持一项在三个水平上寻求进展的区域和平进程。

首先，我们认为起点必须是在我所提及的每一个国家里举行交战各方之间的谈判，在阿富汗的问题上应包括苏联。这些会谈的形式可以也应该有所不同，但是，谈判以及国内政治条件的改善是制止暴力，撤出外国军队和实现民族和解的关键因素。

第二，一旦谈判开始进行，直接有关的各方取得真正进展，美国和苏联的代表也应该一起坐到谈判桌上来。并不是由我们提出解决办法，强加给各组会谈。这种解决办法不会持久。但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支持交战各方正在进行的会谈。在某些情况下，考虑对已经达成的协议提供保障措施也许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中，主要的任务是促进下列目标：核查外国的军事存在的撤除和限制外部军备的流入。

最后，如果这头两个步骤取得成功，那么我们便可采取第三步——欢迎每一个国家回到世界经济中来，使其公民能象其他和平的发展中国家经历的那样，共同参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尽管美国与这些政权过去有分歧，但对于它们与其人民的民主和解，对于它们尊重人权和返回自由国家大家庭，美国拟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

当然，在这些谈判取得明确的进展之前，美国不能、也不应停止它对斗争中的民主抵抗力量的支持。

这一计划是大胆的，也是现实的。它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和解努力，而是要辅而助之。我们并不想解决全球每个区域的每一起冲突。我们承认每一起冲突都有其特征。自然，其他的区域问题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办法。然而我们认为，应该尽早消除我们在上述五例中注意到的常发性冲突模式。

既然我们总得从某一处着手，那么就让我们从迫切需要、并充满希望的地方开始吧。这将是明确地向前迈进的一步，旨在帮助人民更自由地选择其未来。而且对于苏联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个为区域和平作出贡献的独特机会。他们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今后关于其他关键问题的对话和谈判。

只要勤奋工作，充满想象，那么各国共同努力，定能取得无限的成果。如果和平解决了这些冲突，那么就能开创新的和平和进步的前景，即，人们会发现，未来的希望不是寄托于军事防卫的措施，或对武器的控制，而是寄托于扩大个人自由和人权。

只有允许人类进行崇拜、创造和建设，只有使人民亲自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受益于自己所冒的风险，社会才会繁荣、进步、自由和充满生机。

我们只需睁眼看看周围的经济问题就够了。那些剥夺人民机会的国家，比如东欧、印度支那、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在奔向未来的竞赛中远远落伍了。

然而，我们也看到，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领导人开明并且懂得，经济自由和

个人刺激是发展的关键，那么，那里的经济就会大踏步地前进发展；例如，新加坡、台湾、韩国、印度、博茨瓦纳和中国。它们是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成功的实例，因为它们勇于尝试经济刺激措施。

让我们都来听听安德烈·萨哈罗夫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所说的简单而又雄辩的话吧：

“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们没有新闻自由、思想自由，没有出版权，而且也无权外出旅行并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居留国家，那么国际信任、相互理解、裁军和国际安全都是不可想象的。”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永恒的真理。有自由后有一切。这是这个开放的世界展现的前景，有待我们集体努力，加以实现。四十年前，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世界再次燃起了希望。我坚信，希望之火仍在燃烧。

美国今天坦率、自信地发言，这并不会冲淡每一个美国人的强烈情感。美国人生性憎恨战争，憎恨战争带来的破坏，我们宁愿重建和更新世界，而不愿摧毁世界。我们宁愿同饥饿、疾病、灾难搏斗。我们宁愿与我们的对手在为未来的理想和观念而展开的战斗较量。

这些原则起源于我们人民固有的开朗和善良的本性，起源于我们长期为自己和其他人的自由所进行的斗争和作出的牺牲。美国人一贯渴望和平，热爱生活，宽容豁达。

去年，我在大会上说，美国和苏联完全有理由缩短距离。戈尔巴乔夫先生和我就会有这个机会的，我们将在日内瓦举行六年多来的第一次政府首脑会晤。

是呀，让我们怀着进行对话的意愿到日内瓦去吧。让我们双方都承诺，要建立一个核武器更少、并总有一天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让我们双方承诺，要携手并肩地沿着一条更安全的道路，走向第二十一世纪，为永久的和平奠定基础。

现在是多做事、少谈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时候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只有各国停止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我们就采取行动。当它们认识到，我们这些珍视自由成就的人将尽力维护其免遭进攻时，我们就采取行动。

美国向世界承担了义务，因为美国包含了大部分的世界。我们的自由女神像就矗立在离这儿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几百万来自各位代表的每个国家的人们当年从她身边经过，来到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共同建立了这些合众国。

每一个民族的血液都通过美国人的动脉流动着，培养了一种使我们立志掌握这个星球命运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满腔热情地帮助减轻使非洲大陆自豪人民处于无限痛苦的饥饿。

上个月，当我们的邻国墨西哥突然遭受地震袭击时，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也体现出来了。虽然墨西哥已经积极地行动起来了，可其他国家还是热情地主动提供帮助，我们还看到了人民抛开民族私利或得失，共同工作的情景。如果有人问在这场悲剧中进行救灾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事情发生在现已成了一片废墟的墨西哥城华雷兹医院旧址。

那是地震之后的一个星期，又是绝望的一天。一队救灾工作人员忽然听到从倒塌扭曲的钢筋水泥堆中传出一阵微弱的婴儿哭声。他们怀着一丝希望，立刻朝那个方向挖掘起来。夕阳西落，天空渐渐暗下来了。他们经过一场拼速度、抢时间的战斗，终于找到了发出哭声的婴儿——三个新生女婴中的第一个婴儿。她被援救队从死亡线上抢救出来了。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目击者所作的描述吧：

“当他们将那个婴儿放在一个盖着毯子的小篮里放下来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婴儿也没有发出声音，然而，等他们刚刚把她放进红十字会的救护车里，每个人都欢呼跳跃起来。”

这就是这一片绝望和废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及时和长存的教训。 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奇迹。

正因为这一点，我才相信，我们各国能够重新承担义务。 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但奇迹一旦出现以后，我们就要视为自己的生命，加以培养、维护和助长，这不仅是为了世界的今天，也是为了更美好的明天。

对于我们来说，最崇高的宗旨莫过于维护和庆祝这一动乱世界上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我们最崇高职责、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人类的职责和事业。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所要做的就是生活——以及维护在尊严中生活的自由。

我们力求实现的一切都必须是为这个目标服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部长、总理、总统、总书记们才能够有朝一日不必谈论战争与和平，而仅仅谈论和平。为了开始做到这一点，我们化了四十年的时间才起步。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我们的全力把一切都还给世界，以此作为我们对这一生命奇迹的回报。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在礼宾官员陪同下走下讲台。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先生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赵紫阳先生（中国）：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联合国诞生到现在已经40年了。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具有象联合国这样永久不衰的生命力，它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随岁月的流逝而俱增是少有的。尽管联合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现在也还有它的弱点，但联合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代替的。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需要联合国存在，正如联合国需要世界的支持一样。我们在这里举行盛会，庆祝联合国的生日，就是为重申它的宗旨，加强它的职能，希望它今后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发展和平等合作的世界是人类共同愿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是这种愿望的反映。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作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在各种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40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新的世界大战虽未发生，但地区性的热战和东西方的冷战时断时续。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而侵犯主权、武力征服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大小国家应该一律平等。而强权政治仍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作用。种族隔离制度虽然已经遭到举世谴责，但南非当局倒行逆施，变本加厉。人类创造的财富有了无数倍的增长，南北之间的贫富鸿沟反而更加扩大。军备竞赛吞噬了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亿万男女和儿童继续在饥饿、疾病和死亡线上挣扎。总之，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对抗、动乱和冲突。存在着许多不安全的因素和令人忧虑的现象。

联合国确定把“争取美好世界”作为纪念它成立40周年的主题是符合不同肤色、不同国度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究竟什么样的世界才能算是美好的世界，对这个问题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来看，一个美好的世界离不开和平、离不开发展、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与合作，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

遗憾的是，战后40年的历史恰恰是东西方对抗，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历史。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战争危险并未消除。为了保证国际安全，防止战争，东西方之间应该消除对抗、缓和气氛、发展关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以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都应该和平共处。每个国家都应该承认其它国家人民有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社会制度的权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以维护自己的安全为借口而损害别国的安全。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的手段。可能导致冲突的国际争端是世界和平的隐患和局部动荡的因素。有关方面应该通过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取得公正合理的解决。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际安全的机构，联合国理应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现在摆在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制止军备竞赛。不论是常规的、核的、地面的、太空的军备竞赛，我们都反对。“威胁力量”也好，“恐怖平衡”也好，都不能确保和平，而必然会引起军备竞赛的循环加剧。人们有理由要求两个拥有最多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率先采取行动，大幅度裁减其核军备，从而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关注美苏两国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希望它们顺应世界人民的要求，真正放弃谋求军事优势，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协议，并付诸实施。

由于第三世界的兴起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少数列强主宰世界历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奋斗，世界和平是能够得到维护的，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避免的。

由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的沉重负担和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广大地区的潜力将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起十分重大的作用。这不仅需要发展中国家本身做出艰苦的努力，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积极加强南南合作，而且应当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南北合作。尽管十年前在坎昆会议上进行了探讨和努力，但全球性的南北对话迄今未能实现。南北关系的现状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联合国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重大问题，在金融、货币、贸易、债务、援助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推动南北关系的改善。这对南北双方经济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都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是《联合国宪章》最根本的原则，也是联合国组织所赖以建立的基石。这种平等权利不能仅仅理解为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它还应当包括任何国家的主权独立不受侵犯、内部事务不受干涉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世界的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无视小国权利、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现象仍然存在。更严重的是侵占领土、蹂躏主权的行爲尚未得到制止。联合国的普遍性和有效性蕴于所有会员国的平等之中。只有使弱者不受强者的欺凌，小国受到大国的尊重，才能使联合国充分发挥作用，世界保持和平和稳定。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清楚地理解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一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主张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职能和地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一贯支持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和主权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和平、发展、平等和国际合作的正义事业作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热爱和平，中国需要和平。为了彻底改变长期落后的面貌，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

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中国希望同所有的邻国和一切国家和睦相处，也愿意看到世界各国都能和平相处。中国以主动裁减军队员额 100 万的实际行动，再次表明反对军备竞赛的坚定立场。中国在国外不立建军事基地，不驻军，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同南北东西广泛进行经济技术交流、互利互惠、同共发展。对于一切谋求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中国永远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主席先生，联合国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它仍然面临着繁重的任务。为了争取一个和平、发展、平等、合作的美好世界，联合国的成员国和各国人民还要继续进行巨大的努力。让我们遵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共同奋斗，朝着这个崇高的目标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赵紫阳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坛。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员是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先生。

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坛。

甘地先生（印度）：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刻，我为各会员国带来了印度和不结盟运动人民的致意。

联合国为防止战争而建立，它要扩大自由的范畴——不受压迫免遭匮乏的自由。没有联合国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许多国家解放运动就不会取得成功。这使联合国越来越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但是殖民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纳米比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联合国关于解放殖民地宣言发表已经有25年了，而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措施迄今也已经有7年了。然而这7年是剥夺的7年，是死亡的7年。世界还在等待纳米比亚独立。

让我们在这里向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自由战士发出声援。当世界就要进入第3千年的时候，比勒陀尼亚政权却绝拒汲取第二千年的训导——所有人平等的训导。印度人民同南非人民有着特殊的联系。正是南非使圣雄甘地得以宣广他大众蔑视非法法律的战略。我还记得深受圣雄甘地影响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的一些话：

“我坐在一个人的肩上，掐着他，使他窒息，迫令他背负我。可是我却对自己，也对别人表示，我非常同情他，愿意尽力减轻他的负担，只是不愿从他的肩上爬下来。”

种族隔离到什么时候才会从黑人肩上爬下来呢？必须对它施加所有的压力。印度对此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有通过全面强制性制裁才能产生作用。

巴勒斯坦人一天不恢复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成立国家的合法权利，西亚就一天得不到和平。人们提出了召开一次关于中东的会议。难道不应该召开这个会议吗？没有一条国际行为准则能够控制以色列不向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战争。

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它还产生了新的形式。暴力集团利用现代通讯和宣传工具，不断提出荒诞的要求。它们用野蛮的方式杀害人类的生命。个人或集团的暴力行动已经很难防止，国家或官方机构的暴力行动

就更加无法防范了。这种单方面的行动只有给国际秩序带来混乱。

人类一直在寻求秩序。他们在不足中寻求，在家族中寻求，在国家中寻求。文明意味着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相互作用标则的发展演变。国联是人类渴望各国间和平与秩序的表现。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失败了，不过它的失败表明世界安全与维持和平需要一种新的观点。

当联合国成立时，人们既抱有希望又怀有恐惧，希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将不会重演，恐惧的是人类的智慧和才智可能无法控制原子弹。因此，一种世界秩序便逐渐地开始形成。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许多国家都摆脱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并取得了平等的权利，人们很早就一致的认为，要寻求发展，一个可行的财政和金融制度也出现了，国际合作的结构也形成了，人们共同努力实现裁军。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也存在一些消极面。难道强国就有理由阻碍建立一个秩序的缓慢进程吗？放弃对于联合国系统所代表的希望和信念对它们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令人不安的趋势都已经破坏了各国之间的对话。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一直就不够坚实，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裂缝。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这些问题

联合国是在一个分化的世界里起作用，这个世界正面临着核军备竞赛，经济上的贫富悬殊和似乎无法消除的不信任问题，敌对的军事集团瓜分世界是对人类的最大威胁。这是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因为《宪章》的实质是和平共处。

有幸的是，核国家集团尚未发生战争，但是军备竞赛却猖狂地进行下去，新的空间武器被认为是最终的威慑力量。作出反应的时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控制军备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已很难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或作出反应。核武器的开关有可能自动打开，世界正绝望地走向核灾难。

军事集团必须明白稳定是不能够通过军事上的优势或平衡而取得，它只能通过和平共处和裁军才能够得到。实现不了裁军，全球毁灭的危险就继续存在。

从五大洲来的6个国家其中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不结盟和结盟的国家今年年初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并提出了一个关于裁军的切实计划，新德里宣言呼吁立即停止试验、发展和生产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它敦促在采取第一个步骤之后，必须大量削减核武库，以便最终消除所有这些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以及世界舆论包括核国家的舆论都支持这一呼吁。

寻求和平的机会决不能够失去。我们大家都应该共同的来保护这个星球。有建设性的裁军建议必须要得到认真的考虑。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首脑会议是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全世界希望他们将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并使得这次会晤能引起一场有意义的对话和阻止危险局势继续恶化的进程。

正当世界和平遭到核战争的威胁的时候，世界的繁荣也遭到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的威胁。发展中国家是这场危机的最严重受害者，印度非常有幸能够维持甚至加快其经济增长率。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遭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非洲遭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拉丁美洲国家负债累累，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边缘，富国也同样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它们继续陷入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局面，早日复苏的希望正迅速减少。

为什么这种局势仍然继续恶化呢？为什么国际社会缺乏在全球和合作基础上解决这些全球问题的愿望和远见呢？为什么在每一个重要的多边讲坛里仍然存在僵局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经过艰巨的努力才达成的要发展的一致意见，而今天这种一致意见却消失了，因此我们应该利用这次大会的机会从新开始补救这些损失，我们应该重新达成一个一致意见。

尽管专家们努力想出各种办法，世界许多地区的饥饿现象仍然威胁着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来拯救他们。不结盟运动是支持和平共处的，但是国际秩序和核武器决不能够共同存在，自由和种族主义也是不能够共存，科学和贫穷也是不能共存的。

当联合国纪念40周年之时，难道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世界出现分化，危险和不公正现象的事实吗？让我们重新致力于和平的事业，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具有丰富资源的世界里消除饥馑的现象，让我们谴责在平等和尊重人的尊严的时代所出现的种族主义罪行，让我们努力使世界能摆脱核国家的军国主义者的疯狂威胁，让人类的聪明才智产生更多的财富而不是导致毁灭。

朋友们，让我们开始发起一场争取和平、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吧。

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先生在礼宾官陪同走下讲台。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阁下。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由礼宾官陪同走上讲台。

撒切尔夫人(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想先引用一下联合国成立时曾经在座的一位人士，温斯顿·丘吉尔的话。在他1946年的福尔顿讲话中，他说道：

“我们应当确保联合国的工作富有成效，使它成为一个现实而不是假象，使它成为行动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空谈，使它真正成为和平的庙宇，以便有朝一日，许多国家的盾牌可以在这里悬挂起来，而不使它仅仅成为通天塔里的斗鸡场。”我今天要谈谈联合国的工作问题。

在过去这40年中，联合国的工作一直是卓有成效的。它是世界舆论的法庭，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忽视或无视联合国的意见。安全理事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讲坛，处理意外的危机和棘手问题的讲坛。大会提供了一个场所，在这里任何会员国，不论多么弱小，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联合国秘书长具有作为一个公正、熟练的谈判者的全部品质，我们对他充满信心和信任。

联合国还表明它是一支采取行动的力量。它能够以三种主要的方式维持和平：第一，为谈判铺平道路，正如它为著名的有关中东问题的第242(1967)号决议所作的那样；第二，作为催化剂，说服冲突各方进行谈判而不是对抗；第三，起到维持和平的作用。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兰色钢盔和兰色贝雷帽——在一位为联合国服务的伟大的英国公民布赖恩·厄尔瓦特的指导下——地方性冲突将会蔓延，将会有更多的人死亡、更多的人无家可归。

但是有些国家拒绝为进行这些重要的维持和平的活动提供资金。我认为，它们这是对联合国的失职，对人类的失职，对和平的失职。我认为，现在它们应该感到内疚，因为它们使其他国家承受了不公平的负担。

我向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致敬，它们致力于各自特定的任务：例如，消除疾病、照顾儿童需要、为难民提供食品和住房。这些专门机构以及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全体

人员是值得我们感谢的。

所有这些都证明联合国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假象：它是一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空谈的场所，它是和平的庙宇，而不只是通天塔。尽管存在着许多危险，我们的世界因为联合国的存在而更安全、更有秩序。

如果，在这个纪念的时刻，仅仅赞扬并表达支持，那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联合国的话——我是属于关心联合国的那些人的——那么，我们应当承认联合国的不足之处，并加以纠正，以使其更有效。

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许多令人失望之处。

不错，正如许多发言人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幸免了另一场极端恐怖的世界大战。但是这对于140多起冲突中被杀害，导致残废和无家可归的成百万人来说，情况很难令人欣慰。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各项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不受任意逮捕的自由、不受酷刑的自由——在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遵守。问题不在于缺少规则 and 标准——它们已经包括在《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中了——问题是，某些国家政府公然无视这些标准，因为在它们的政治制度中是没有人权的地位的。

而且，请允许我说，联合国的决议不总是客观的。某些决议有双重标准之嫌。对某些国家，不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作出判断，而是因为这样很容易找到多数票的反对。一些本来应当受到谴责的国家，仅仅因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却受到了保护。南非由于可耻地拒绝给予黑人以基本的人权而受到了人们的谴责，这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苏联对犹太人的作法又通过了什么决议呢？

联合国至今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力量来有效的处理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者冷漠无情，随时准备杀人，使人残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在它以实际行动杀害人类的时候，它还在大谈人权。

在联合国，我们对于恐怖主义的谴责次数不算少了。但是，有些国家，它们

在这里也有代表，仍在为恐怖主义者提供避难所和训练他们。还有一些国家似乎随时准备支持恐怖主义，而不是和平的谈判。这是对我们的《宪章》的公然背叛。

秩序和有效的法制对在国内实现公正是十分重要的，对在各国之间实现公正也同样重要。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尽管我们建立了一整套公开的国际法，我们却没有能够使国际法有效并具有强制性。正如那位伟大的古典历史家图西迪德斯在许多世纪以前曾经说的那样：

“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

在某些国家正义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如果联合国的大多数希望影响某一个会员国的政府，那么它就不应当仅仅是空谈和谴责，而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步子的时候，给予鼓励。我特别指的是南非，在那里已经有一种感觉，认为改革的时机已到。只要在谈判的同时，各方停止暴力行动，我相信，有取得进展的机会。这种进展将能使南非的所有人民，不论其肤色和信仰如何，都能在繁荣和平的条件下在他们国家的政府中起到他们应有的作用。

为什么联合国会有这些令人失望之处和不足之处呢？

为什么我们听到有人玩世不恭地说联合国已经不适用了；说联合国所做的不过是通过决议；提交给它的各种争端不是得到解决，而是被长期化了；说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组织采取的集体行动必然是不力的、无效的呢？我认为答案是两方面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使某些人认为成立联合国就是为了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联合国可能是某种形式上的世界议会，但它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种世界政府。它的结构本身就使它所能做的有限。

第二，当我们质问为什么有这些不足之处的時候，我们首先应当看看自己。联合国只不过是一面镜子，面对着我们自己这个不平衡、无秩序、四分五裂的世界。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咒骂镜子是没用的，我们最好先改造自己。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发现建立联合国时所具有的那些希望和决

心。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组织在当今世界上的力量就在于说服的力量，而不是强迫的力量。联合国不能也不应该试图为卷入争端的国家制订具体的解决方法。只能靠有关各方自己达成协议，不管是苏联和美国，阿拉伯和以色列，还是南非的黑人和白人。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仅仅在字面上达成一致意见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这些一致意见。我们也不应当求助于故意的含糊不清，求助于寻找“言辞的论坛”，因为这比寻找解决方案要来的容易。讲话模棱两可，故弄悬虚，妄图使得大多数人支持某一项决议，仅仅因为决议上的辞句对于不同的国家意味着不同的含义，这样是不能取得任何持久性的解决方案的。

我们应当明确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并且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在我们国家或在联合国：我们有义务维持整个制度的效率和效益，并使我们的钱花得更有价值。联合国各个机构的工作不应该受到与它们无关的政治问题的干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要撤出教科文组织的打算的原因之一。政治问题应该由大会来处理。技术机构应该处理技术问题。

没有联合国是不行的。但是，有了联合国我们可以干许多事情。现在有许多新的领域需要采取国际行动，联合国在这方面可以起带头作用。在处理非洲的饥荒问题上，我们采取了全球行动。这一行动是由自由经营自由企业国家带头的。这一行动能够给遭受饥饿的人民提供粮食和援助。

我们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结束国际毒品贩运，使人致死的毒品贩运伤害了我们许多青年人的生命。我们必须设法停止毒品的种植。我们必须阻止毒品的贩运，抓获并严厉地惩处贩运毒品的罪犯。各国政府——所有政府——都必须在这方面进行真诚的合作。

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坚决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上个月谋杀美国和苏联外交官的行动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免遭其祸。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对付恐怖主义方面软弱是不行的。

仅仅依靠国内行动来处理这些问题是不够的。

随着联合国的诞生而出现的理想主义和新生事物在生活中经受了考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望。但是，我们不要为发生的问题而悲叹。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邱吉尔在描述生活的道路的时候给我们指出了我们需要采取的积极的态度：

“我们应该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满足，而对于使我们幸免的表示感谢。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欢乐，但是不要为痛苦而悲叹。没有黑暗就没有光辉。生活是一个整体，我们必须同时接受善与恶”。

我们要继续共同努力直到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圣地，在这里各个国家可以刀枪入库。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阁下在礼宾司长陪同下走下讲台。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是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朗伊先生阁下。

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朗伊先生阁下在礼宾司长陪同下走上讲台。

朗伊先生（新西兰）：今天我们是在阴云密布的情况下举行庆祝活动的。核军备竞赛威胁到我们大家。实际上，核军备竞赛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世界各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和平地解决它们的分歧，停止互相使用武力。今天我们各国应该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并保证履行我们签署《宪章》时所承担的义务。

40年后的今天，对联合国提出了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疑问。联合国有什么用处？在帮助我们和拯救世界方面联合国能够做些什么？40年前，我的前任彼德·弗雷泽率领新西兰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他当时表达了这样的担心：

“如果这一转瞬即逝的时刻不抓住的话，世界将会再次进入渺茫、绝望和毁灭的时期。”

今天，这一恐惧使我不寒而栗。当前对联合国的怀疑是令人沮丧的。我仅仅比联合国年龄稍大一点。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或受到战争的威胁。我认为，我应该保留这样的看法，联合国为我维持了这种局势应该感到自豪。当前的怀疑态度使我担

忧，我们给我们的后代将带来什么希望，或者我们给他们将留下一一种什么样的世界概念。我赞同彼德·弗雷泽先生的看法，在这个机构：

“也许地球上各个国家还有一个最后的机会来建立一个维持和平和防止侵略的组织。”

那些批评联合国的人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做了一些事情，如消除疾病和拯救面临饥饿威胁的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生命。批评者们倾向于把这些成就归功于与此直接有关的机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世界粮食计划署。这些机构当然应该得到赞扬，它们也应该得到支持：经济支持。新西兰毫无疑问地支持到1990年，使世界上所有儿童获得免疫力的目标。批评者们通常不承认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的机构的存在要归功于联合国。在旧金山，新西兰倡议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应该享有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同样的主要机构的地位。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因为正是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发动了联合国最成功的计划，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和联合国技术援助计划。也正是经社理事会同大会一起努力，通过经常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而给联合国的复杂系统赋予聚合力。

这些需要是巨大的，而且还在增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正在下降。债务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赤贫成了无数人每天所面临的现实，国际社会对这一切作的反应还不够。给发展中国家的净资金留量已经成了负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汉城举行会议，会上出现了一些令人激动的新的和建设性的思想，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希望。我想要强调英联邦首脑最近在巴哈马群岛举行会议时所宣布的：现在有迫切的需要重新加强我们协商一致的意见，进行国际合作，在联合国系统内实现发展，并且赋予多边机构更大的活力。

当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必须保证扩大和加强协商一致意见，对人类三分之二的人来讲协商一致意见不是一个抽象的解决办法，而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

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在联合国被公认取得了某些成就的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联合国完全打开了新的局面，为各国政府对于本国公民的行为建立了标准，建立了监测这种行为的机制。但是联合国不能执行他所建立的标准。人权仍然在许多地方中受到侵犯：比如，刑罚今天也许就象在一千年前那样普遍。最令人愤慨的就是把所谓的种族隔离合法化和制度化。新西兰人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基于种族平等与和睦的社会。我们以行动表明我们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制止种族隔离和坚持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标准。这些行动反映了我国人民中大多数人的深有感受的和得到广泛讨论的信念。

联合国在人权以及在经济和社会合作方面所作的努力应该受到极大的赞扬。这些也许是联合国对于世界上所有普通人民更大的幸福作出的最实际的贡献。我们不能忘记这些贡献。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正如弗雷泽在旧金山所说，“维护和平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问题是联合国在这个关键的领域里取得了什么成就？

评论家指出自从1945年以来发生的所有战争，并且夸夸其谈的责问联合国作了什么事情使后代免受战争灾难？他们很少继续问：为什么联合国不能防止战争？然而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象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一样清楚。从一开始大国就不能紧密的合作，使得安理会的工作不能按计划进行。我的前任在1945年就看清了所有这些。他说：“否决权不仅会摧毁国际组织的主要目标，而且还会摧毁联合国本身”。安理会起到了某些有益的作用，主要是它是一个各国可以在受到攻击的时候马上进行呼吁的地方。但是中心的问题是停止各国使用武力，特别是大国用武力反对小国；而在这个问题上，大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新西兰在旧金山提出了一条修正案，大会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地讨论任何问题，即使这些问题已经在安理会审议过。批评家宣称大会乱用了这一权力。他们指责大会运用两重标准。但是请看一下记录。1983年大会讨论了小国遭

受武装入侵的三个案件。 一百零五个会员国投票赞成从柬埔寨撤出外国军队。 一百零八个会员国投票赞成从格林纳达撤出外国军队。 一五零五票赞成从阿富汗撤出外国军队。 那里有双重标准呢？ 一个不带偏见的考察家就会得出结论，大会的行为是不偏坦的，他在宪章的允许最大范围内劝说强国不要对弱国使用武力。 这是否就足以还要取决于大国。

我代表一个小国家讲话。 达格—哈马舍尔德经常提醒我们联合国首先是小国家的组织。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联合国；不仅仅因为我们数量大；而是由于我们要作贡献。 如果我们牢记不灵活的区域和集团团结经常可以变成有效性的敌人，我们所作的贡献就会更大。 无论是在国际安全或者是在国际经济管理问题上，小国和易受打击的国家相互之间的共同性多于他们与大国之间的共同性。 人们需要政治意志和政治勇气来摒弃地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 在联合国内组成区域间和其他集团阵线的广泛联合不仅是有意义的；同时在帮助解决冲突方面也更具有说服力。

在共同努力的同时，我们这些小国必须寻求永远把有效性放在高于作姿态的位置上，要取得成果而不是幻想胜利。 我们要想取得真正的进步，就必须在已经达成的解决方案上寻求持久的意见一致；而要这样做，就必须利用小国和易受打击的国家的一切艺术，谈判、调停、调解和让步的艺术，但是我们决不能就《宪章》的基本原则作出让步。 小国和大国都应毫不畏惧地坚持这些原则。 因为《宪章》和这些原则是各国之间法制的基石，小国必须把这些作为他们存在、继续生存和或取得经济繁荣的办法。 但我们不要忘记，国际法院规约是《宪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合国的每一个会员国都保证要遵守它的决定。 我感到从长远来看，我们要想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广泛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 如果说我们要为庆祝这个周年迈出一大步的话，那么就是要对必须进行的争端解决作出某些真正的承诺。

我现在回过头来谈谈大国，谈谈我们依赖于他们来结束核军备竞赛。美国和苏联都制力于达到这个目标：为此我们感谢他们。他们现在正在准备在一次首脑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祈祷它取得成功：因为核军备竞赛威胁着我们所有人，不仅是威胁着象我们这样的小国，同时也威胁着大国，超级大国本身。对于核国家进行的强制性术竞赛的含义，新西兰人感到吃惊。我们简直不理解屯积更多更精良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怎么能够禁止军备竞赛。联合国没有禁止军备竞赛的能力，但是他可以作出一个重要的贡献，办法是不断地提醒核国家，让它们记住它们的责任。新西兰将和澳大利亚一起继续要求在核试验方面实行全面禁试，把它作为实现所有国家正在寻求的目标的最有效方法。

联合国没有实现人们在1945年对它所抱的所有希望；这一点没有人否认。联合国没有实现它的所有目标，因为有些会员国不愿意执行它们的承诺。我再次引用弗雷泽的话，：“这是一个道义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国联...失败了，因为他的成员国没有作出它们承担要作的事情”。如果联合国什么时候失败了，那么它也是处于同样的原因。

但是联合国没有失败。《宪章》是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我们已经在这个基础上生活了四十年。它的主要原则是人民自决，各国主权平等和不使用武力。这些原则虽然遭到巨大破坏，它们仍然受到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接受，并且仍然受到普遍尊重。自从1945年以来，一百多个原来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国家独立了，其中包括许多南太平洋国家。

那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联合国经常因此而得到赞扬。同样重要的是，差不多100多个国家顶住了对它们的所有压力，至今为止仍保持独立。同样，联合国也当然因此应得到赞扬。《宪章》和维护《宪章》的联合国给予各国和各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自由，这可是成绩不菲。

那些批评联合国的人经常不讨论没有联合国的情况。它们只是暗示说，那将会是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起码对它们自己的国家来说是如此。要认识到世界真的在没有联合国的情况下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不往回走很长的路，回到国联成立以前——实际上，甚至要回到1914年。在那个世界上，小国没有什么地位，那个世界也没有非常和平地结束。正如伟大的美国人弗兰克林·罗斯福在逝世以前所说，联合国的成立

“标志着——它应当标志着——单方面行动、专属性的联盟、势力范围和权力均衡体制的结束，以及几个世纪以来试验过并一直不成功的其他权宜之计的结束。”

联合国并没有兑现寄予它的所有希望。除非所有会员国希望联合国实现其所有的目标，否则它就不能做到这一点。除非大国允许联合国来制止军备竞赛或使用武力，否则它就不能这样做。但是，联合国确实基于地球上各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自由。它实际上不鼓励大国对小国使用武力，《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以法治代替战争摧毁的最好希望。

新西兰相信联合国，我们致力于联合国，我们将捍卫联合国。联合国能够帮助构成一个以和平、自由和正义为特点的世界——一个弱者能够继承的世界。

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朗伊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政府特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阁下。现在我请他发言。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要履行一项重要

任务，向大会转达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戈尔巴乔夫的贺电。贺电说：

“致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联合国大会暨联合国成立40年之际纪念会议的所有与会者：

“我向你和联合国大会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会议的所有与会者表示祝贺。

“联合国的诞生源自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胜利。因此，《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就宣布了联合国决心拯救后代免受战祸，力行容恕，并作为友好的邻居在和平中共存，这是合乎逻辑的。

“《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10月24日生效，这一天已被认为是联合国的生日。《宪章》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联合国本身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体制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在这40年中，人类成功地避免了另外一场世界大战，联合国为此作出了贡献。

“然而，今天，比过去这些年代更有必要公开和强调地指出，《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主要任务尚没有完成：久持和得到保证的和平尚不是一个事实。今天，比过去更需要各国和各国人民作出共同努力，以拯救人类免受一场核浩劫的危险。

“实际上，这就要求所有人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并防止外空的军备竞赛。

“还需要作出新的努力，在消除区域紧张局势的温床，并消除万恶的殖民主义的所有表现。

“联合国还面对着许多其他紧迫的任务：通过真正的裁军措施来促进为创造性的目的从新分配资源，消灭落后和饥荒、疾病和贫穷。在公正和民主基础上改造国际经济关系，保证真正的人权和自由、特别是在和平中生存的自由，

就能够促进这些目的。

“我们说这一切时坚信，尽管我们在纪念联合国40周年，会员国的注意力应当集中于使联合国的工作更有效和更富有成果。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苏联将一如既往继续尽一切努力来促进这个世界组织在严格遵守其《宪章》的基础上在完成其神圣任务中的成功。

“米哈依·戈尔巴乔夫。”

在国际生活日历的事件中，联合国的40周年是一个特别的时机。它在再一次带回了悲剧和人类的巨大胜利的同时，使我们更密切地注意我们周围的世界，更深刻地考虑我们必须如何和怎样采取行动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公正。

联合国的成立是人们想起了一个风俗：当一个人开始建创一所房子的时候整个社区都来帮助它。从地积至房顶，房子是在男女老幼的共同努力下建成的。这些人正确地相信，只有这样一所房子才是和平与幸福永远存在的家园。这一风俗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它带有一个重大的人道主义意义，这证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即：在生活中团结人民的因素远比分裂人民的因素多得多。

40年前，世界社会有智慧和力量建造一所和平与全球安全的房子——联合国。

我们对于苏联积极地参加为联合国奠基而感到自豪，为我们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热爱和平国家一直在为实现《联合国宪章》崇高目标而做出贡献感到自豪。

是那些经历了最为野蛮不可忍受的战争考验的人民建立的联合国。那场战争同样给现代人带来了痛苦和苦难，现代人民有义务把一个没有全球自我毁灭的世界交给下一代。正如戈尔巴乔夫所强调的那样，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首要使命。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正是这样做的。这一点已由最近在索菲亚举行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磋商委员会会议所通过的声明所证实。

在纪念日时回顾在过去年代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是非常自然的。主要结果是什么呢？答案是间接的：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发生世界战争。作为各国的一个世界论坛，联合国同样为此作出了贡献，联合国这个独特的组织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人们常谈联合国的缺点、失败和没有实现的希望，有时甚至是很有理由这样说的，但无可辩驳的事实仍然是，联合国的威信和信誉仍然是很高并得到全球承认的。一个单独的人是没有价值的。这一道理在国家之间也同样是对的。在一个既团结又分裂的世界中，全体各国需要得到支持和保护。联合国正是世界各国可以期望得到这两者的地方。

任何历史日期都不仅仅是回顾过去。庆祝纪念日的最好方式是集中看一下还未解决的问题。让我们共同注意一下问题吧，不幸的是，这些问题还不能使我们说《联合国宪章》的要求与原则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充分执行。

为现代和后代保证和平的这一主要问题仍然存在。这一问题比以往更为严重。今天，我们的世界充满着动荡和不安。人类所承担的最重负担是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残酷地把我们带向灾难的边缘。我们有责任制止并逆转军备竞赛，以防止军备竞赛扩散到外空中去。

苏联以寻求和平和地球持久和平的概念来反对星球大战的概念。最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旨在制止军备竞赛和改善全面国际局势的坚定措施计划。

苏联所提的建议是为建立一个没有外空武器的世界。

苏联所提的建议是建立一个大幅度削减核武器然后彻底消除核武器的世界。

苏联所提的建议是建立一个苏联和美国能够共同以停止任何核爆炸试验来为其他核武器国家树立一个榜样的世界。

苏联所提的建议是建立一个苏联和美国能够放弃研制新型核武器，冻结核武库和禁止摧毁反卫星体系的世界。

我们已经提出一个关于欧洲中程核武器的具有长远意义的解决办法，并且已经取消我们一些欧洲地区中程导弹的活动。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协议，我们同样不会增加我国在亚洲部分的这种导弹，但那里的战略局势不能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说，在核裁军领域内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必须同旨在减缓军事紧张局势和建立信心的广泛具体措施结合起来进行。

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严格和可靠的控制下进行。在那些以国家技术方式核查还不足以提供必要的信任领域里，我们愿意以相互同意的程序来加以补充。

我们非常强调的说明这一点，因为有些人企图使世界公共舆论认为苏联是反对核查的。

正是那些一方面考虑新型技术高超武器，另一方面又蓄意掩盖事实真象的人说的这番话，事实真象就是，世界上存在的武器越多，就越难进行核查。正是那些研制从一开始就使得核查十分困难的新型武器的人们说的这些话。我们不禁要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象我们一样，愿意废除数以百计的导弹和飞机，废除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如果你们答案是“愿意”的话，我们当然能够在核查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遵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或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语言说，尊重已经签订的条约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意味着，不允许以单方面或专横的方式来解释这些条约。例如，不能允许把限制反弹道导弹体系条约解释为允许研制大规模反弹道导弹体系和外空

为基地的体系。在这方面，我要援引该条约第五条的全文：

“每一方承诺不研制、试验或部署反弹道导弹体系或海基、空基、以外空为基地或以陆地为基础的流动导弹。”

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采取的立场是能够使即将举行的苏美最高级会谈在日内瓦谈判中正在讨论的问题上原则上达成协议。毫无疑问，这将是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日的最好礼物。

这正是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

但在今天，谁也没有不采取具体步骤而持观望态度的权力。每一个国家和本组织能够也必须对确保稳定和持久和平而做出贡献，以便为世界各国人民在第三千年打开生活光明的前景。戈尔巴乔夫同志指出：

“国际局势的发展已经接近一条分界线，如果没有采取旨在限制军备竞赛和停止滑向战争的有效决定的话，这条分界线是不可逾越的。拖延采取这些决定就可能失去对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危险进程的控制。”

我们的确到目前为止成功地使世界免受另一场主要战争，这本身就是一巨大成就。但这就能减轻由所谓小型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吗？这些小型战争给各国人民所带来的痛苦是不少的，而是很巨大的。这些战争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堪言状的痛苦，使他们在社会 and 经济发展方面倒退了几十年。这一点可以在越南看得很清楚，在那里，人民和环境到目前都不能够从那场野蛮的侵略战争后果中恢复过来，那场侵略通过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化学毒素使整个国家都陷于瘫痪。

这一点同样可以在中东和南部非洲看得很清楚，在那里，以色列和南非所实行的恐怖在过去几十年里已成为每天的残酷现实。这一点同样可以在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看得很清楚，在那里，被雇佣谋杀者阿富汗叛军和反政府军的子弹屠杀着数以千计的人民。

安全的权利是普遍的权利。苏联并不将自己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分割开来。我们坚决支持保证所有国家的和平，这是《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作出了一切努力，以便防止和停止世界各个地区的武装冲突，对爆炸性的局势达成公正的解决方法。我们认为，在联合国进入其第五个十年时，它应当使这一问题成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安全有许多方面。侵略国家恐怖主义和炫耀武力只不过是威胁到人民——他们的自由、权利以人类尊严的危险根源中的一些而已。一国对外的军事主义和国内的士气是有着直接联系的。对优势和残暴的武力的崇拜，鼓吹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敌意和仇恨以及有组织的犯罪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人类的社会及经济权利的践踏，破坏他们个人的安全与自由。

在那些肤色和人种学特点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限制了他的理想、机会和物质福利的地方，是不可能取在对人类的权力与尊严的信仰的。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赤裸裸的种族隔离到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中的经过打扮的歧视都是对人权的最赤裸裸的违反。

生活多次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尊严同自己人民的尊严分割开来。当一国人民受到了侮辱，则组成这一人民的最小的部分，及个人也受到了侮辱。一些人被剥夺了应有自己家园、又保护了自己历史根源的国土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建立自己国家和基本的国家机构的权利，这一事实是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之辩解的。

在世界上并没有空白点。相反，黑色的污点已经出现，那就是其整个人民被用武力和恐怖驱赶的那些领土。人类良知上所感到的内疚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概念。除非巴勒斯坦人民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国家，除非纳米比亚人民能够或得独立，否则，联合国就不可能逃避那种未能履行自己责任的痛苦感觉。

只要在联合国还存在着那张殖民和附属领地的不幸的表：只要还有人被象牲畜

一样关在各种各样的保留地或班图斯坦，联合国的良知上就会沉重的压着内疚的负担。

人类的命运受到了世界经济严重状况的极大影响。成百万的人在寻找工作，成为最不幸的人和被无情剥削的二等公民。在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界线正在日益扩大。几十个国家已成为债务国，这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将他们作为牺牲品，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分散自己的经济危机，并资助自己的军事计划。在这些国家头上过去曾被强加上新殖民主义的经济秩序，这一秩序现在依然被顽固维护着，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损失，使他们失去了政治自由。

可以说，借贷和债务的问题是每一个国家都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当债务问题有可能破坏整个世界经济制度时，在联合国就必须彻底审议这一问题，特别是因为《宪章》宣布联合国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要促进“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问自己，自己的国家给这个论谈带来了什么。我想我这句话没有说错。当我们来到这个论谈时，我们不再问自己：在国际社会和我们自己国家的眼中，我们是否问心无愧？

苏联来参加本次大会同样是带来了东西，同样是问心无愧，我国和我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甚至直到今天，四十年之后，这些伤口依然没有完全治愈。我国提出了一个建设性和现实措施的大规模规划，这一规划将可以将全球灾难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制。我们的所有理想都是着眼于未来，但正是为了这一未来，今天就必须消除这一危险。时间不会静止不动，用阿伯特·爱因斯坦的话说，未来很快就会到来。

联合国的历史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我们所共享的宝贵的遗产。

今天联合国的调子并不是由一个国家集团来定，而是由那些决不可能服从于任

何人的指令的大多数国家来定，这一事实就反映了新的现实。使我们能够避免不平衡的判断、致命的错误和考虑不周的决定的是集体的智慧，是在一百五十九个国家中进行交流的基础稳固的机构。各国是如此之不同，但依然能够找到共同的语言，共同在道义上制定高标准，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联合国的另一个具大资产。

最后，这一经历对联合国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一进程产生了总的来说是积极的影响。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来源，而人类在今天迫切需要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信任其理智的判断及其未来的原因。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外交部长、政府特使爱德华·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礼宾官的陪同不走下讲台。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法兰西共和国对外关系部长、总统特使罗朗·迪马先生。

法兰西共和国对外关系部长和总统特使罗朗·迪马先生在礼宾官的陪同下走上讲台。

迪马先生（法国）：“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在旧金山给《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任务，也是使我们今天会集一堂的原因。世界人民已经为太多的战争而变得疲惫不堪，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改变各国间的关系，以便通过合作实现和平。四十年之后，这一希望依然存在；它已经扩大，获得了新的力量。今天，对我们所抱有的希望和愿望同四十年前相比没有丝毫减弱。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地方以自己的途径抱着热情和信念来对这些希望和愿望作出回答。

是的，就法国而言，四十年前的承诺依然、并将永远值得努力实现。 是的，就法国而言，用对话与合作永远取代武装冲突的希望没有消失。 是的，法国希望同其它国家一起为全人类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

联合国从战争的废墟中诞生。 当时的战胜国重复了1919年的努力，它们选择了法制的道路，集体承诺维持未来的和平，增强世界的繁荣。 然而，它们也理智地记取了历史的教训。

国际联盟几乎一诞生就处于瘫痪状况，但也打开了促进原则、召集众人的道路。然而，国联在结构上有巨大的弱点，欧洲、非洲及亚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经历的悲剧事件，以及世界经济所经历的大萧条，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记住这些教训。

1945年在旧金山聚会的“联合国”牢记这一教训，通过了一份宪章，其最大的优点就是以现实的承诺和机构为基础，寻求一个新的、和平的世界秩序，同时考虑到世界力量平衡的现实，要求各伙伴国家发扬克制和负责的精神，共同努力争取集体的安全与繁荣。 法国依然忠于旧金山的缔造者们所高举的精神。 法国相信，我们组织的基础和结构是牢固可靠的。 组织和平事业，防止战争，努力解放与组织人类大社会，什么能比此更崇高，更艰巨？ 争取以谈判压倒武力，以交换取代剥削，用自由代替限制，什么能比此更公正，更艰难？

首先是和平。 全球的和平或许得到了维护；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暴发，然而，曾出现、并依然存在许多残酷的地区冲突。 超级大国常常忘记自己的承诺与义务，不顾弱者的愿望与痛苦，一意推行自己的战略。

法国当然不想否定两个超级大国间力量平衡的作用，这一作用可能、并已经构成一个稳定的因素。 然而，法国期待它们谈判削减部队，打开核裁军的道路，使法国在适当时机也能加入。 在这之前，法国将维持捍卫自己安全必要的力量。法

兰西共和国总统最近在答复人们向他提出的建议时，最强烈地重复了这一立场。鉴于这一理由，那些我们赞成、但并没有参加的谈判也不能考虑法国的力量。

然而，当某些方面煽动随时可能爆炸的紧张局势，当军备竞赛扩张的时候，相互竞赛集团的存在掩盖了严重的危险。我们绝不能接受东西方争夺和新的紧张地区不断发展，各国间冲突不断暴发的局面。

今天，世界许多地区遭受战争蹂躏，带来死亡与痛苦，联合国绝不能袖手旁观，把这些看成是不可避免的情况，而放松争取和平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具有加强安理会行动的政治意愿。我们十分感兴趣地听取了里根总统的讲话，讲话显示了进行对话的明确意愿。

联合国绝不能成为一个旁观者，而必须积极参加地区性冲突的解决。在这一问题上，法国愿意提供帮助。法国的儿女以鲜血的代价参加了世界各地的联合国部队，使冲突双方脱离接触，促进争端的解决。

我国愿向秘书长和一切不顾失败与挫折，坚持对话与谈判的艰巨任务的人们的不懈与果断行动表示敬意。

51个国家参加了1946年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今天，联合国有159个会员国。这两个数字表明了我们的成就。

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打破了以前少数几个国家操纵的局面。随着这些新国家的出现，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相互交换和解决世界事务中保证每个国家都有公正的地位的要求已有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万隆会议之后的重大国际会议都肯定要以更大的决心实现《宪章》中的种种目标，尤其是发展领域中的目标。

我们应该记住，对于在此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事实上是和平的同义词。然

而，每天有人死于贫困与绝望。今天的联合国反映了通常是贫困的青年一代的上升，他们渴望尊严与福利。让我们组织好这一代到下一代的过度。

我们要学会考虑构成联合国组织根本基础的普遍性而赋予我们的种种责任。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富国的力量关系之外，一个新兴世界也有机会在我们这里表达它们的痛苦与困难。法国及其欧洲伙伴正努力创造条件，特别是通过《利马协定》，争取更和谐地组织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经济、资本、贸易和技术，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

大会知道，世界的债务问题已达到极限。社会动乱正在发生，经济在崩溃，民主社会在动摇。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相信，债主国与债务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通过两者分担负担，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发展中国家在今后15或20年中只有面临衰退和停止，而无其它希望的局面是无法想象的。债务国，特别是其中最贫穷的国家，必须得到帮助，必须鼓励它们进行调整的果敢努力，使它们能够加强自己的经济结构，建立持续、长期增长的基础。世界的主要金融组织应提供更多的援助。公共资金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整个第三世界也是不可缺少的。

简而言之，离开了世界经济的持续性和高速度的发展，离开了井然有序的原料市场，离开了对国际商业规则的更大程度的尊重，离开了有助于货币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离开了促进技术所带给我们的进步，那么就将没有任何解决债务问题的长久办法。

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公正的和有效的经济和金融秩序，才能够长期性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在这项工作中，联合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还要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华盛顿和日内瓦建立起来的经济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满足了我们时代的需求，并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让我们认识到，为了解决今天的现实问题，这些机构必须得到发展和扩大。

联合国，首先是联合国秘书长已经能够调动整个国际社会对处于灾难之中的非洲大陆提供了声援。现在是我们对那些不仅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发展和希望权利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出答复的时候了。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尽管我们的过去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是千差万别的，但使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的事业却是人类的事业。完整的防御和人类的尊严——不论其何种肤色、宗教和理想——在我们看来，仍然是联合国最为崇高的任务。对此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当年在旧金山的创始国们的预言的确是很有价值。尽管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并不总是符合它们的意愿，但是，它们崇高的目标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它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联合国，是使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不足和希望的一面镜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传播联合国至今仍然激发着全世界人民的热情和政治意志。法国希望，联合国组织的下一个阶段的生活能够使我们看到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真正缓和，在进步的事业中取得进展，恢复并促进最贫穷人民的繁荣和持续性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更加尊重人类的价值和权利。

那么，我们无疑能够为我们曾经帮助当代和后代人建设这一“美好的世界”而感到欣慰。我们所选择的这一“美好的世界”就是我们今天所欢庆的这个周年纪念日的象征和标志。

下午12点55分散会。